

陈宏光

身体有不舒服，大家都知道去医院，而且得看对应的专科，三甲医院的专家乃至特需门诊即便挂号费再高，也仍旧是一号难求。可是碰到法律问题，不少人却抱着能省则省的态度。

最近有朋友来向我咨询合同问题，简单了解后，我觉得他碰到的问题比较复杂，而且涉及每月投入十多万元的生意，便建议他付费咨询专业律师。

之所以强调“付费”，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律师接受咨询应该免费。

其实，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士，接受法律咨询既是律师的一项工作，也是生计来源，自然没有免费的道理。当然，有些律师对于简单的咨询可以不收费，有些场合也有免费的法律咨询，如果符合条件，当事人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但作为一项专业服务，律师不收费肯定是例外情况。

果然，这位老兄一听要收费，便又踌躇起来。

几天后，他和合同甲方的纠葛变得越发

律师与收费

棘手，到处托人寻求的免费咨询却始终不得要领。无奈之下，他终于下定决心“付费”咨询律师。

鉴于情况紧急，律师很快帮他审核修改了合同，并且在合同上密密麻麻地标注了提醒事宜。在后续和甲方交涉过程中，律师也远程给予指导，终于帮他暂时化解了危机。事后他感慨：没想到一份合同涉及这么多问题！

医学和法律，同样属于专门之学，但是人人知道身体上的问题需要医生应对，却只有少数人知道法律上的问题需要律师应对。

同样是要考取专业资质才能提供服务，医生看病收费天经地义，律师接受咨询要收费却有不少人觉得诧异。

当今社会，普通个人面对的法律问题日益增多，人们通过媒体和网络也的确能够获取一定的相关知识。但就像普通感冒可以自己对付过去，疑难杂症却必须寻求医生的帮助一样，一旦遭遇比较疑难复杂的法律问题，还是得付费委托律师应对处理。否则省了小钱，却可能遭受大损失。

拒绝沉默 勇于说不

最近法治题材电视剧《底线》热播，其中“职场性骚扰案”引发网友热议。之所以反响强烈，正是因为它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那种深深的无力感，终会将受害人完全吞噬。在遭遇到性骚扰后，究竟该如何应对？

剧中，销售女强人李芳凝在最后一次遭遇男同事“咸猪手”事件后，终于不再选择隐忍，而是勇敢地站出来，向法院提起诉讼。事件一开始她就深陷受害者有罪论，一面是领导的恶语相向，指责其小题大做；一面是母亲的无端质疑，抱怨其穿着不检点。此时的她多么的无助，舆论的压力足以把她击退，但她并未妥协。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沉默并没有换来他人的尊重，而是纵容了施害方，使得他们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最终，在自我意识的觉醒之下，她选择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赢得了胜利。

前不久，听到一位朋友讲述，她在上班路上遭遇了“咸猪手”。当时恰逢路上行人寥寥无几，行为人不备偷袭了她的臀部，她镇静之余选择了报警求助。最后，民



朱 非

警调取该路段监控录像，锁定了嫌疑人，并将其绳之以法，拘留数日。然而，公司同事在得知她的遭遇后，并没有给予其鼓励支持，而是一边倒地指责她平时穿着不当，顿时让她无所适从。

从这两个事件不难看出，大众的偏见并没有完全消除。不论是平日里最熟悉我们的家人，抑或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如果没有经历过事件本身，很难对当事人的遭遇感同身受。明明是施害者的过错，却偏偏要归结到受害者身上。此时，受害者不需要产生过多的自我怀疑，因为穿着自由并不能成为性骚扰的理由。

假如遭遇了性骚扰：首先，要坚定自己的态度，表明立场，不能一味地选择忍让和逃避；其次，应当收集和保存相关的证据材料，包括聊天记录、监控视频等；最后，尽快报警求助，及时有效打击不法行为。

倘若大众能够对性骚扰事件本身葆有一份沉着与冷静，给予受害者更多的温暖和力量，想必多数受害者一定会选择站出来，勇敢说“不”！



夏 天

近期在网上看了段热门视频，是某地摩托“骑士”们在一处环山公路上的事故集锦。短短5分钟视频里，有多辆摩托车或是与机动车碰撞，或是摔倒于路中央、路旁，车辆破损，零件散落，出事“骑士”们则躺在地上，有的正被施以急救，有的暂无人照料。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哪场战争双方发布的战绩视频集锦。

我记得小学时，就被父亲带着当过两年“小骑士”。那年他买了辆摩托车用于通勤和接送孩子，但是“两轮承载灵魂”我没有体验过，倒是某次下车时小腿被滚烫的排气管烫伤，成了我挥之不去的阴影。加之父亲两度因天雨路滑骑车摔跤遇险，促使他不久后就卖掉了摩托改学汽车，加入“四轮承载肉体”的“尘俗”队伍。

近年来随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售价高昂的摩托车与“骑士文化”渐渐有了小众用户群。许多网民知晓这个群体，是某次“大奔”司机侵犯一位女“骑士”的路权还出言不逊，全程被后者头盔记录仪拍摄上传至“骑士”群，最终司机被“骑士”们精准锁定围堵，“大奔”在各色豪华摩托的包围下瑟瑟发抖，司机一改嚣张气焰在镜头前乖巧读检讨书，“骑士”群体“一战成名”。

这段视频从正能量角度看，传达了两重

也谈“骑士文化”

含义。一是摩托车作为机动车，同样在机动车道上享有路权，汽车司机不能因摩托体型苗条，就肆意别车侵犯路权。知道这点后，我如今驾车上路，想超摩托时同样会先打灯，观察对方是否愿给我留空间，再打方向盘。二是摩托确实灵活机动，你看那么多人搞“团建”，如果开车去，光停车就要排一长队，甚至还找不到车位，人家摩托直接围成一圈，翻身下车就能整活，重新定义了出行便捷。

然而，摩托虽拥有自身优势，但“骑士”若对其肆意使用，就很容易让这个新兴群体蒙受负面影响。例如摩托苗条的身形，更强调对其路权的保护，但反过来，“骑士”也不能因自己灵活机动就肆意侵占汽车的路权，特别是摩托“钻车缝”行为，道交条例早有明确：“机动车在遇有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缓慢行驶时，应当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也就是说，摩托钻车缝是违法的，此举也容易酿成事故。再就是所谓“两轮承载灵魂”，起因是高性能摩托的提速明显快于汽车，也更容易超速，这同样威胁到“骑士”自身和他人安全。

话虽如此，但想起刚才写到“翻身下车就能整活”，想到“骑士”们一身帅气装备，再联想自己日常找车位侧放移位埋怨自己车不够小停不进等负面情绪，为啥有些心动了呢？

两亿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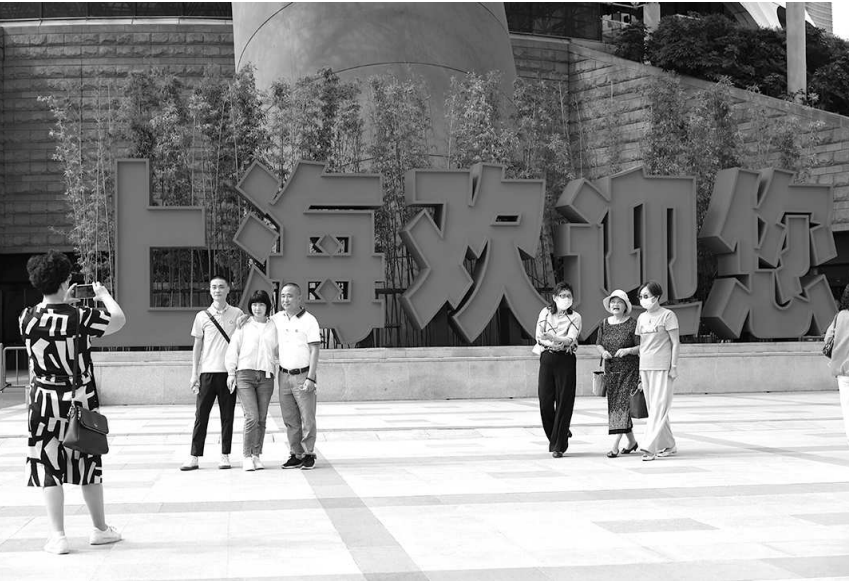
看来，做一只与世无争的蚂蚁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是这又回到了上面的问题：偷懒被别的蚂蚁发现怎么办，想换工作蚁后不同意怎么办……

小时候不懂为什么世上的问题总是没有答案，一个问题总是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如今才明白，原来生命就是这样，小时候舍苦取甜的本能，长大后美满富足的追求，是痛苦驱动的结果，也是痛苦的根源。

蚂蚁社会和人类社会充满了相似之处，总是有不同的分工，总是有一个统领者，大部分个体总是忙忙碌碌。为了个体的生存，就必须加入集体，为了集体的延续，紧接着便抛弃了自我，然后集体的目的就变成了延续本身。好在蚂蚁们的蚁后没有自主意识，从来不会指挥它们干这干那，它们抛弃了意识，而用化学信息素指引行动，统御本能。这让蚂蚁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之一，也让它们被视为所谓食物链的底端。

两亿亿只，如此庞大的数量，也许总有一只会思考吧，可是就算它会思考，又能做什么呢？

“上海欢迎您”



王 湧



猫咪的神奇“魔法”

养猫的念头已无数次涌上心头，这个重大决定终于在近期落地，跟朋友一拍即合后，我们火速通过豆瓣领养了一只流浪猫——一只刚满一个月的长毛狸花猫，虽只有灰扑扑的幼小身躯，“萌”“可爱”等天赋却已初露锋芒，一举一动牵牵着我们的心，生怕它磕了碰了。

来送猫咪的网友住在地铁九号线曹路站附近，大老远打车过来送猫，让我们很是过意不去，赶紧补了车费。

这个稍微有些偏远的站点唤醒了我“久远”的回忆：四年前，在一家视频媒体实习时，曾坐“穿”九号线来曹路附近的一家流浪动物收养中心的“分所”采访。到站后，还要坐二十几分钟的公交，再步行一段距离，收养中心就在一栋二层小楼上。或许是出于不扰民的想法，地址才如此偏远。一层养狗，二层养猫，狗狗们看到来人后便“热情”地涌上来，不停摇着尾巴，猫咪还是“高冷”居多。

得到救治后的动物们精力十足，让人感叹生命的顽强。

每一只动物的收养都如此不易，犹记得“分所”的负责人告诉我们，曾大半夜接到电话：有猫咪被困在高架上，受伤严重。然

后就是整夜不眠：找到位置，接到猫咪，进行救治……“分所”的不少食物、玩具等很多也是爱心网友捐献。

现如今，这家领养中心在上海的“名声”越来越响，克服了多少困难也难以想象。巧合的是，另外一位朋友为“庆贺”我们养猫送来了一只猫抓板，包装盒上赫然印着这家收养中心的名字。

朋友表示，养猫比照顾孩子轻松，毕竟不用担忧教育问题。虽然要学习猫粮、猫砂、猫砂盆如何挑选等各种知识，以及掌握如何清理耳朵、如何驱虫、如何判断猫咪生病等各种技能……

然而，我随后便被“打脸”了，原来对猫咪也有教育问题，比如不能随意咬人、怎么正确上厕所等规矩还是要教的，否则“野性难驯”的狸花猫将带来很多不那么可爱的“惊喜”。

就在上个周末，为了清除它的味道，我们花费了两个小时打扫卫生。在收获了关阳台两天的“惩罚”后，终于教好了“规矩”。

出门后的牵挂，下班后的陪伴，看着小猫调皮的玩耍也会不自觉被逗笑，这就是猫咪神奇的“魔法”。

谢钱钱



魏艳阳

最近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公布了一项新研究成果：全世界的蚂蚁大约有2亿亿只。不得不说，这个惊人的数字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说实话，这是我从小就一直好奇的问题，直觉告诉我蚂蚁的数量应该比人类多，本以为长大了就能知道答案了，却没想到直到今天才看到一个估算的数字。

生活在农村，蚂蚁司空见惯，每次蹲在门前观察这些黑黑的小点时，脑子里总是充满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它们能举起比自己重几十倍的东西；为什么它们总是忙忙碌碌，会不会有时候也偷懒呢；它们一出生就被分好了工蚁兵蚁，会不会有时候突然觉得生活重复无聊，想换个职业呢，如果想换的话，蚁后会同意吗……

并且那时我小小的脑袋里，还思考过一个终极命题：如果我死了，下辈子投胎，要做什么呢？首先肯定不想再做人了，因为想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可是如果做一只牛羊，在大草原上成天被狮子追，生活似乎太悲惨，反过来做狮子老虎又太残忍了。如此